

不土,是个高度百搭的好用词汇,适合年年用,月用,天天用。

比如,赞美女子气质好,不妨说一句:洋气,不土。这是比漂亮、好看不知高级了多少级台阶的赞词。卖衣服的小店铺里的守店老阿姨们,都会在女客人举棋不定的时候,来上这么一句杀手锏,女客人大多在“洋气,不土”之下,微醺一般地把持不住,欣欣然,扫了付款码。你看,逛实体店还是颇多享受的,听得到老阿姨们发自肺腑的“洋气,不土”,网上购物哪里会有如此动听的细节呢?

不土,是全人类共同的行为准则,小童初入学堂,再清贫人家的父母,也会用力给小朋友穿得干干净净,头发指甲收拾得整整齐齐,各种礼貌规矩千叮万嘱,无非是担心小朋友出去不上台面、土得可怜,人生初出道,就横遭白眼,掉到鄙视链的底层,这让小朋友和小朋友的父母,情何以堪?

为了达到不土的境界,大家其实都是蛮拼的,斥重金装修房屋,是比较常见的爱拼才会赢。可惜,重金打造出来的屋子,鲜有不土的,头一份土,就是万恶的簇新,那种闪闪发亮的饱满劲头,真是土得救也救不起来的苦。

真的,不土这个事情,很难搞,男人女人,除非今天做新嫁娘新郎,有资格穿得簇新没问题,其他时候,要是从头到脚穿得新天新地,真是土了不是一点点,是好多好多个点。英国人阴丝丝,一面孔坏笑,调笑如此的男人,讲,老兄啊,依今朝穿得太好了,简直不像一个绅士了。穿衣三分旧,开车三分旧,爱人也最好爱个三分老腊肉或者三年老火腿,回味隽永,比较扎实;鲜肉比较土,没味道,更加没风味,darling依讲呢?

讲到穿衣裳,忍不住多写一小段。我国男人穿西装,历史很短暂,一路跌跌撞撞,摸着石头过河,这种坚忍不拔死不言弃,是令人肃然起敬的,我很少看到男人们有如此执着守一的时刻。不过允许我提两个土可以吗?一个是,广大喜欢穿西装的男同志啊,麻烦你们,坐下时候,第一时间解开扣子;立起来的时候,麻烦你们,第一时间扣上扣子。在家里埋头操练一下好吗?熟练到身体肌肉记忆的程度,再穿西装出门。再一个是,广大喜欢穿西装的男同志啊,买好西装,麻烦你们,也花点钱,买半打好袜子,袜筒够长,当你坐下来搁起腿的时候,西装裤下露出的是袜子,千万千万,不要露出一节小腿,那个真的很糟糕很糟糕。

评价艺术作品,比如画作,比如雕塑,以及电影,我能想到的最高级的赞词,大概是两个,一个是不土,一个是不甜,又土又甜的画作,让人敬而远之。而一餐丰盛饭食的最后,端上来的甜品,如果不甜,我又着急得五爪挠心。现在的甜品都舍不得下糖,淡寡寡的,真是让人咬牙切齿。该甜的不甜,不该甜的乱甜,唉,唉。

最倾倒,是我们去博物馆、美术馆看古董,千百年前的古人,怎么一点不土?无论是汉人的碑、宋人的画,还是维纳斯、大卫、蒙娜丽莎或者三星堆。唱戏也是,老先生们,梅兰芳蒋月泉杨振雄,赞是赞得来,潇洒是潇洒得来,没有一点点泥土气。长江后浪们,推来推去,推不过老先生们去,横在面前不可翻越的大山,就是一个大写的土字。

不土是穿着得体,不土是举止知进退,不土是轻声细语,不土是手面宽松不小气,不土是一笑而过不斤斤计较,不土是一辈子不抖脚,不土是知恩图报,不土是百年大计。

darling,你今天不土了吗?



在你的童年,有没有一个人给你“没原则的爱”?

在我的童年,这样的一份爱,来自外公。上幼儿园的那几年我是在外公家度过的。外婆规矩很多,不可以这样,不可以那样。但外公像个弥勒佛一般,成天都笑眯眯的,满足我的各种愿望。

那还是不知香水为何物的年代,初夏时节,白兰花是女孩们都爱的“自然香氛”。修长的白兰花,用细细的铁丝穿起来,别在衣服的扣子上,走到哪里,那股清甜的香气都环绕在身侧。幼儿园的老师有时候会在衣服扣子上别上白兰花,有一回因为我表现好,老师将白兰花送给了我,让其他孩子羡慕不已。自那之后,我便常常惦记着白兰花,要外公给我买。

穿在铁丝上的白兰花,保鲜期不长,在燥热的环境里,花瓣会一点点变黄,枯萎。每个星期,都会有那么两天,外公在我起床之前,就早早地骑着自行车出门去,为我买一对白兰花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那娇俏的花儿包裹进冰冰凉凉的湿毛巾里保鲜,等着我美美地别在衣服上,开开心心地去上幼儿园。

外公的这个做法,常会引起妈妈的“抗议”——骑车十几分钟只是为了给我买白兰花,太没必要。同样在妈妈眼中认为没必要的,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贴纸、没什么营养

的小零食、戴不了几次的发饰……

为了不让妈妈有机会表达“抗议”,我跟外公说,“外公,不要告诉妈妈哦!”或者“外公,你不要说是我要你买的哦,就说你想买的……”

对于我的这些无理要求,外公总是笑着答应:“好的,这是我要买的。”

外公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,毛笔字写得

## “没原则的爱”

朱凌

漂亮,算盘打得极好。他很愿意将这些本事教给我,一遍遍给我示范,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拿着毛笔涂鸦、拨弄着算盘珠当玩具,毫不在意我“用心学,拿不出结果”——这种情况在妈妈那里是无法接受的。

很多年以后,我才意识到,外公这份看上去“没原则的爱”,是我生命中一团最美好的光。因为这一点光芒,我的世界便不会被风雨和黑暗吞没。

阿德勒说,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,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

幸福的生命底色也许正是来自童年时代有一个没原则爱你的人。这个世界从不缺少规则。童年记忆里,一定有关于遵守规

静听山谷声  
书香秋壑间  
(中国画)  
汪家芳



## 继承与守望

周建国

成师的百年诞辰到了,如今在挂着陆俨少题写的“亦静居”匾额的亦静居里,想起成师带着我走了三十一年,往事历历在目,并不如烟。

1984年,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,我在书画家江宏先生的陪同下,第一次来到亦静居。成师和颜悦色地问我学习篆刻的起因,认真仔细地看了我带去的习作。在成师“望闻问切”后,我的心愿——能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学习篆刻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,终于实现了。从此,我每逢休息日便到亦静居请益。

成师是个善于因人施教的“明”师,我生性不那么聪明,他觉察后便制定了适合我个人的学习方法,这是我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。刚开始学时,成师便让我摹习汉印,他在《伏庐藏印》《双虞斋印存》《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》和《上海博物馆藏印选》等中遴选出一些工整完好的印例嘱为双勾、临摹,其要求是将双勾的稿子或临印的印蜕与原作比较,须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重合,方算合格。他说,若一开始便只讲意临,追求所谓神似,对人是误人子弟,对己是自欺欺人。在他的言传

身教之下,我临摹了数百方汉印,实践中逐渐体会到:临摹汉印要注意章法平整、刀法光润,笔画可以比印谱(印刷品)上原作的笔画略微粗些,以去除印刷品的积累误差,从而更显精神饱满。

在集中精力学习了汉印的一个阶段后,成师方同意我日思夜想学习浙派的愿望,因为成师是印坛公认的“当今浙派第一高手”,浙派便是我一进师门就想学的。在成师的指导下,我先双勾、临摹西泠八家等的代表作。浙派章法继承秦汉,刀法冲切并用,印面生动活泼。然在用浙派的形式来创作之始,我对切刀的行刀、接刀还很茫然。成师便把自己设计好的印稿,且已上石,让我来刻制完成。此印就是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。此印使我顿悟:切刀的涩滞与冲刀的光润都能体现笔画的劲挺。

成师以为学习篆刻过程中,参加赛事也是不可忽略的。1988年,上海举办首届篆刻大奖赛。有个命题作品:“杏花春雨江南”。我决定设计一个圆形印,稿子写成后请成师修改,他前后帮我修改了三稿。从此以后,我加强了对圆形印章的设计训练,以期早日运用自如。

跟着成师学习刻印数

唯下雨天穿的鞋才叫“雨鞋”吧?那么用排除法,凡雨天穿得,平日也穿得的,就不能算。于是作为一种专称的“雨鞋”呼之欲出:我说的是那种橡胶制成,无绳无绊,一次定型,“天衣无缝”的雨天用鞋。如此大费周章为其“定性”,实因这鞋我们通常都叫“胶鞋”或“套鞋”,直到前些时候才知道,在别处“胶鞋”乃是泛指,胶底鞋也包括其中。

胶底鞋中,最享盛名的是“解放鞋”。原是军队服装的组成部分,与军装“浑然一体”,晴雨两用全天候,以至我想不起军人还穿什么别的鞋。何以不称“军鞋”而曰“解放”,不得其解,也不知是不是解放鞋与解放装一样军民两用,比军装“全民”得多。一双解放鞋几乎可以包打天下,囊括今日细分的各种鞋的所有功能,跑步、打球是它,爬山是它,甚至正式场合也可以是它——我就见过不少宣传队演出,统一着装,大家都穿这个。

雨鞋当年则少见,不仅因为雨天才用得上,并非四时必须;也因为贵,买不起。我说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更早的时候,则更精贵。黄仁宇的回忆录里说幼时家贫,见别家孩子雨天穿套鞋,徒有羡慕之情,他父亲原是同盟会的,官位不在蒋介石之下,退出官场过平民日子,也不至于落到赤贫普通人家,买不起套鞋,足见其稀。他说的“套鞋”应该就是雨鞋,唯当时的穿法是套在鞋子之外,如荷兰人的木鞋的穿法。雨鞋称套鞋,应该就是从这穿法而来。

到我小时,雨鞋已不再外“套”,且已普及得多,但是因为普遍的穷,还是显得珍稀,如家里一人一双雨鞋,就显得相当“资产阶级”。是故尽管属“敞开供应”,“敞开”来买的家并不多。南京多雨,时常地上有积水,雨鞋是很用得着的,大部分人却是以解放鞋将就着,雨大时鞋子尽湿甚至积水漫过脚面灌一脚水,也只好由它。到夏天则赤脚一双塑料凉鞋,水里来,泥里去,浑不在意。

因为珍稀,穿双雨鞋去上学甚至也

在成师指导下,我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。同年,作品又入选“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”。

成师指导我临摹、创作,就是要我“善假于前贤”。那到底怎样才能做到“善假于先辈前贤之优秀传统”?成师现身说法,让我与他合作治印。于是就有了:“仁者寿”“秀州书局”等印。经成师如此这般的提携,我慢慢地迈进篆刻这个传统艺术的殿堂。

跟着成师学习刻印数

年后,他教我如何留意前人印面以外的东西,从他们所遗众多著述、印谱中窥得其孜孜以求,继承发展,自立门户的为学之道。然在其初始阶段都离不开一个“善假于前贤”,最终达借古开今之境界。在成师的循循善诱下,我进步不断。他为了鼓励、坚定我对篆刻艺术的探求信心,经常给我“命题作文”:有“履厂古稀后作”“履菴八十后作”“履菴成之题署”“颤翁”“亦静居”等。

对我每取得一点小成绩,成师表面上并不夸赞,然他心里总想让我到更大的平台上去锻炼。1994年,在成师的推荐下,我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。从此以后,既有老师的耳提面命,又有艺术团体同道之间的切磋砥砺,真是“问渠哪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

当我小有进步时,便

向成师如何在艺术上有自己的面目。他不以为然地说,水到渠成。艺术上质的蜕变,同样须在一个“茧”内完成,当积聚到了一定的能量,便可“破茧化蝶”。成师为勉励我,遂提笔给我写了“茧阁”两字,它既可作我的别号,与我名字的音相同;又可作我的斋名,意为只要在茧中积聚好你的能量,破茧之日就不远了。

然而,我“作茧自缚”的阶段相当长。每当我拿着拙稿去亦静居请益时,成师说的频率最多的三个



字:“太板了”。我有时也在意料之中,但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“活络点”。成师为此赠我一印:“胆子再大一点”,既当头棒喝,又醍醐灌顶!又说:“还有一方我已写好上石了,你拿去刻好后可与此印成一对。”这印便是“办法再多一点”。此后在创作时,我对每一方写成的印稿都要反复观看,力避呆板。为鼓励、鞭策我在篆刻艺术道路上不断求索,成师在他封刀之前,精心给我刻了一方大印:“麋砚斋再传弟子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愈来愈觉得成师之意:是要我们亦静居弟子首先传承好麋砚斋的篆刻精义,同时传承好亦静居的拓展精神,在恪守传统中不断壮大。

成师往生后,我把以前完成的、他刻到一半的名章,即“江成之印”安放在其灵柩里。我常想起太老师王福庵在《宾虹草堂玺印释文》序中之言:“呜呼,先生往矣,手泽犹新,摩挲增感,董理而流传之,后死者之责也,夫何敢辞。”我自以为是江派篆刻艺术的守望者,一方面要竭尽全力地学习继承,另一方面要持之以恒地等待后来爱好者,再像成师那样因材施教,把江派篆刻艺术的全貌呈现给他们,使之继续发扬光大。

问我这个规则制定者:“妈妈,你爱我吗?”每次我给出肯定的回答后,总是忍不住追问他,“你又干什么调皮捣蛋的事情了?”他就一脸坏笑。在家里,每个人都被小家伙这样问过。除了外公。

有一回,我问小家伙:“为什么你从来不问我‘爱不爱我’这个问题?”

小家伙回答:“因为我知道外公肯定爱我的呀!不管我干什么,他都从来不对我说生气!”

那一刻,我知道,因为外公“没原则的爱”,我的儿子拥有能治愈一生的幸福底色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逢好友熟人和刚结识的新朋友,他都会将照片发给他们看看。

## 十日谈

生命中的光  
责编:殷健灵